

小小的欣慰

我寫「代馬五書」

張拓蕪

校外記的四校稿，內心升起無限的複雜的感慨；這種複雜，無以名之，籠統地說來它包含了辛酸的感嘆、艱難的掙扎、滿心的感恩以及茫然的懷疑、小小的欣慰等等。

現在我只想交待後面的兩點：

一提，已經七年三個多月，這三千多天的日子我是檢來的；也可以說是從死神手中檢回來的。檢來或搶回來的日子過得並不逍遙，但很充實；不僅僅從手記、讀記、餘記、補記到外記寫了五本傳記式的小書，也多少交待了我卑微、寒賤、平凡的大平生，所以我有小小的欣慰，很多老朋友都說，如果我不經歷這場殘廢，我大概不會想到把它寫出來。

似乎上天註定要我大病一場才能肯定一個卑微生命的存在，才能認真地認識生命的重要。

這些年，常常自己問自己：你這麼做似乎有些冒大不韙；自來自己為自己寫傳記，都是

在事功上有一些值得書寫、記錄之處，我有何資格？！

雖則質問自己，却又刷刷地寫了下去，這很矛盾；唯一能自圓其說的是年輕時受了胡適之先生的影響：人在四十以後就該寫自傳。我忘記了胡先生是不是在後面還有說辭，但我只聽了前面的那一句話就蠻幹了起來，（或許只算半句）我之所以敢冒這個大不韙，是有些不大服氣，難道卑微的小人物就沒有他可書寫記錄的「一得之愚」？

自小受折磨，苦難太多，練就了在逆境中掙扎的牛勁兒，加上友朋的鼓勵、鞭策，我做了這件不該做，或者應該做的傻事。

除了牛勁兒，我想有個原動力還是生活的重量，寫作使我忘記殘廢和不便，稿費的收入也使一家三口得以苟延殘喘，而最大的力量還是識與不識的友朋的鼓勵和打氣。

五本小書也只記錄了五十三年來的一部份，我還有很多沒有寫出來，就我的記憶大概寫十本是沒問題的，只是「代馬輸卒」這個書名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出現使人惹厭，不得不就此打住。

「光華」雜誌的記者王春謀先生來訪問，問我外記寫完之後有無計畫寫甚麼？我無言以對。我一向不爲自己立下許多大計畫，我只是走一步，算一步，不過下一本書「OT室日記」已經進行了三分之一，如今外記已付印，我應該心無旁騖的在明年內寫完，另外還有一本左殘閒話，也早已著手。收在外記中的有「艱辛的鴿子籠」和「生活三題」就是「閒話」中的，因爲字數不夠而把它們拿來湊數充篇幅。這兩本尚不知能否完成的書，也早已默許了婆家，只是沒有正式文定而已。

寫作這門差使是既艱辛又迷人的，好比吸毒，上了癮就不容易戒絕；何況它不僅給予我心靈上的小小欣慰，也給我生活上的小小的滿足，我是非寫下去不可的，直到倒下去爲止。

承一夫、楚戈、辛鬱三位老友爲我美言寫序，他們都是我在林口服役時的老交情，一向對我照拂有加，尤其殘後，他們對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。林口時代還有兩位赫赫有名的寫作前輩，他們是我的老長官小說家尼洛先生和曹抄先生，這次不敢驚動，等我第六本書時再央求兩位老長官爲我美言幾句，藉他們的令名以廣招徠。

代馬五書出齊，心頭像放下一付重擔，七年來總算完成了自己小小的心願。寫作中，總擔憂寫了上半篇完成不了下半篇，因爲我這種病最怕再發，而再發的比率又很高，事情做了一半就遽然撒手西去，進了棺材也覺得歉然；這是對自己有頭無尾的不滿。如今我已打了個句點，輕鬆了不少。再開始就得另起一行了。

陸陸續續讀到一些謬許的文章，心裏也難免有些暈陶，幻覺自己真把軍伍中小人物的形象描繪出來。但是真正的得失，也只有在凌晨苦思中廓然清明，我寫他們的千分之一，萬分之一都不到。跟別人說起，人家還以爲我故作謙虛狀；直教我欲辯無言。近日讀黃驗先生的得獎小說「冷熱胸膛」，他把那個老士官的心態寫得入木三分，令我既感動又難過，既親切又羞慚。黃驗先生據說僅在東引島服預官役一年半，只及我服役的零頭，但是，讀了他的小說，我覺得我卅一年的軍伍生活是白活了！

我寫他們，甚至寫我自己，都只是在表皮上着墨，稀鬆而淺薄，沒有觸及到他們的內在和靈魂。何以致此？我想我的生命太貧乏，這貧乏又來自書讀得太少。我無法原諒自己的草率和不深入；如果一定要自找個下臺階的理由，那就只好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了。

軍伍這個特殊社會，內涵既廣且深，假如你發了心願，這一輩子就够你挖掘的了。

只是，誰來關心這羣幾乎被遺忘的老兵老卒呢？我有這個心却無這個力。大多數人的不屑，使我憤憤；如今，黃驗先生走上這條路，我不再擔憂路上的寂寞了。